

GILLETTE & L'ORÉAL, WOMEN USA

VOL. III

Kentucky • Louisiana • Maine • Maryland
Massachusetts • Michigan • Minnesota • Mississippi



FERDINANDO FREGA ✦

GILLETTE & L' ORÉAL, WOMEN USA — VOL. III

L' ORÉAL THROUGH GILLETTE · 08

肯塔基州、路易斯安那州、缅因州、马里兰州、马萨诸塞州、密歇根州、明尼苏达州、密西西比州。穿越美国的第三程，从俄亥俄河谷到三角洲。

第零章——共同的开篇

这一开篇章节为《美国女性》全部六卷所共有。此处完整收录，并折叠起来，以便按顺序阅读本系列而不必重复。

第零章

在这里，世界不是一片领土：它是一道极限。北极不欢迎人，不原谅人，不给错误留任何余地。白色作为一种绝对的存在统治着一切，寂静，没有记忆。温度不是气象数据：它是一头猎食者。黑夜一连持续几个月，碾碎思想，扭曲人的轮廓，吞没人的意志。

这里的群落很少，很小，很封闭。因纽特人、尤皮克人、北极诸民族生活在没有人会选择停留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每一个人对群体的生存都必不可少。如果你没有用，你就成了负担。而成为负担的人，会消失在寂静里，消失在雪里，消失在一个毫不让步的环境的逻辑里。

科考站又添了另一种寒冷：等级的寒冷。在这里，女人是罕见的存在，是一个必须适应、否则就会倒下的异数。

在这个地方，“失踪”这个概念并不存在。只有抹去一切的白色。

因纽特与尤皮克女人

北极的女孩不是被宠大的：她是被锻造出来的。她很早就学会抵御寒冷、黑暗和饥饿。她必须对氏族有用，因为在这里，身份不是个人的。它是功能性的。女人扛起家庭和群落的重担：食物、火、孩子、兽皮、照料。没有人谈权利。没有人谈脆弱。抑郁存在，但它没有名字。暴力存在，但它没有证人。

科考站的女人

受过教育，能干，习惯纪律。她以研究员、技术员、医生的身份来到这里。她很快发现，北极不认学历。在这里，只有心理上的坚韧才算数。男性的等级制度压在她头上，任何一丝软弱的迹象都会被当成软弱。这是一个光有力量还不够的环境：需要的是极端的自制。

西方的“外来”女人

她在自由中长大，来的时候相信自己能征服寒冷。但这个地方会把她击碎：孤独，狭小的空间，没有尽头的沉默。科考站不是群落，它们是机器。而一个女人，身处一台由男人设计的机器之中，必须奋力挣扎，才不至于消失。

去往世界尽头的旅程

我的邻居Antonio，大家叫他Nino，多年来一直在说北角，说午夜的太阳，说那几个月没有黑暗的日子。那是他揣在口袋里的一个梦，像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五月的一个早上，我按响他家的门铃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收拾行李。我一小时后回来。我们30天后回家。”他看着我，又惊讶又高兴。他妻子很担心，问我们打算做什么。“去追一个梦，”我回答。

我们上了车。我们的妻子看着我们，像看两个疯子。但这趟旅行是真的。Nino已经满肚子问题。“我们去哪儿？我该带多少钱？”

“放松，”我对他说。“54个小时就到。才5,000公里。我们坐的是新的Range Rover。享受这一路吧。”

每300公里我就得停一次：他比我大十二岁，有他自己的节奏。我带着水和饮料；他要喝咖啡，还有身体上的需要。我们走得越远，他就越多地讲起自己的人生。要不是那条没有尽头的路，这些事我永远不会知道。

两个男人单独坐在车里，总是在聊女人。他这辈子只认识过他妻子一个。我笑了。我安慰他：“我们都一样。”

他问我连开60个小时的车，是怎么保持清醒的。我跟他讲起俄罗斯，22岁那年，我开了51个小时的车，去见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。

“距离不是极限，”我对他说，“它们是借口。我从来没有过借口。”

抵达白色之中

我们进入了挪威。路边一家旅舍。我们会把车留在那里，坐雪橇继续往前走。

向导裹得严严实实，看不透。她摘下护目镜时，我才发现那是个女人。一个挪威女人，沉默，直接，冰冷。Nino坐在雪橇中间，她在前面，我这个190厘米的个子在后面压阵。

天还亮着。我的表显示着时间，却没告诉我那是夜里还是早上。那是午夜的太阳。我们到了北角。

Nino哭了。他抱住我。我笑着对他说：“小心点……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同性恋。”我们笑了，但我们正站在世界的尽头。

接着来了严寒：零下52摄氏度。

进入真正的北极

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金属集装箱里换衣服。极其沉重的加厚连体服，用复杂的拉链封着。

向导的钱是我付的。Nino被留在一个冰屋里，和几个男人一起；我被留在另一个冰屋里，和一家人一起：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，还有三个三十到五十岁的女人。

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。简单。粗砺。

男人待在一边。女人们维持着节奏。厕所是离冰屋五米远的一个小坡：大便还没落地就冻住了。我的第一泡尿变成了一颗黄色的北极星。那是北方在向我问好。

那个中年女人Magi会说一点英语。其余的都靠手势、眼睛、双手。寒冷的语言。

我不知道那身连体服怎么用的时候，她想都没想，就碰了碰我的裆部，给我看一条藏起来的拉链。没有恶意，没有尴尬：只有功能。生存。

冰屋里的三天

她们端来食物。熏鱼，生鱼，鳕鱼肝，鲸鱼肚。还有鲨鱼丸子。没有选择。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就是大自然给的东西。

然后我喝了一种红色的液体。我以为是葡萄酒。那是过滤、煮沸、加了糖的鲸鱼血。我喝了下去。它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。一种原始的能量。我以为是可卡因。不是。那是北方进入了身体。

女人们看着我。老人出去打猎了。我休息，喝血。三天没有电话，没有网络，没有电脑，没有Nino。只有我和她们。

没有黑夜。只有光、火、冰和呼吸。

三个女人躺下睡觉。我找地方。最年轻的那个抬起胳膊，示意我靠过去。她们一下子大笑起来。我不明白。她们说我是她们的“圣诞节”。

那是在说，我被接纳了。

我想给她们一点钱表示感谢。她们拒绝了。她们只想要一个拥抱。还有几句卡拉布里亚方言，好让彼此觉得更近一些。

在那里，我明白了真正的礼物的价值：那些买不到、也卖不掉的东西。

向导的告别

三天后，向导来了。她和三个女人谈了一个小时。我在外面。我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。那不关我的事。那是她们的语言，她们的世界，她们的法则。

在集装箱里，我正在脱衣服的时候，向导走了进来。好奇。直接。北欧式的。她紧紧抱住我。她吻了我。她的皮肤白得像牛奶。她的眼睛蓝得像八月的天空。

她求我带她走。为了离开那个世界，她什么都愿意做。

我恭敬地笑了笑。我不能。我不该。

我只给她留下一个承诺：“如果你需要什么，给我写信。我会帮你。”她连钱都拒绝了。她是个美丽的女人，却很孤独。一种远远看不出来的孤独。一种寒冷不会原谅的孤独。

回家

我们去接Nino。他激动极了。他不想回去。但我和他妻子有约在先。

他把他的三天讲给每一个人听。我一言不发。我从来不跟男人分享任何东西。只跟纸分享。

于是，当Nino回到他的世界时，我已经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。另一个目的地。另一场相遇。

欢迎。

尾声

北方不会带走你：它改变你。而且它从不

把完整的你还回来。男人来到北极，寻找光、寂静、照片、梦想。女人留下来，为了活下去。

男人讲述他们看见的东西。女人对她们经历过的东西保持沉默。

男人回去了。女人留下来。她们留在寒冷里，留在雪的日子里，留在没人听见的沉默里。她们留下来，支撑那些从不颂扬她们的群落。她们留下来，保护孩子、老人、陌生人。她们留下来，无人看见。

我从那里只带走了一段记忆：一个美丽的、美得不可思议的女人，却孤身一人。不是浪漫意义上的孤独。是人的意义上的。是悲剧意义上的。

反思

北方杀死的不是身体。它杀死的是存在。剩下的只有白色：一个女人同时活着又消失的地方。

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。因为极端的地方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而穿行其间的人，没有保持沉默的奢侈。

我不会。我不会。我的土地生下了我，而世界其余的地方迎接我，不是把我当作客人，而是当作家人。

从北方绝对的白色里，我降落到美国绝对的混乱之中。

美利坚合众国

不可能的任务

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十八年，会给你一样世界上任何别的公司都给不了的东西：一种工作文化，一套流程，一个清晰的使命，还有一套价值体系——它们不是理论，而是每天的实践。他们不向你解释这些；他们在你身上把它们建起来。而且不征求你的同意。

我在纽约的办公室里，有人给了我一份我从未想象过的工作。不是升职。不是调动。是一场实验。

一个保密项目，为了在美国境内验证一种人际关系模式而设立。他们挑选的不是经理，不是心理学家，也不是培训师。他们挑选的是拥有某种真实世界经验的人。我的名字出现了——尽管我做了十八年销售。他们看的不是职位：他们看的是头脑。

这项测试解释起来很简单，完成起来却极其困难：

一年之内走遍美国50个州，城市由我自己选，每个地方至少待一个星期。

最后两周是强制休假。所有费用由他们承担。我只需要生活、观察、理解，每个星期一交一份报告。一份有人味的、干脆的、精确的记述。

我签了合同。我通知了家里。家里什么都没问。他们只想知道每个月的补给到了没有。我即将面对美国的一整年。他们，和往常一样，面对的是下个月。

为了稳妥起见，我的工资直接打进我在意大利的银行账户。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，意思是：“别干蠢事。用你手里有的过日子。我们看看你到底是谁。”

直到十五年后，我才拿到我当年的原始报告、那些分析，以及他们收集的关于我的材料。这本书就是从那里诞生的。我获准出版它，条件只有一个：永远不说出委托这项工作的公司的名字。

这不重要。这个故事讲的不是标志。它讲的是一个男人，身处一个除非亲身经历、否则不可能理解的国家。

从最远的地方出发？

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从边缘出发，而不是从中心。理由很简单，有两个：

1. 我刚开始这场实验：头脑最清醒，注意力最集中。
2. 从极端出发，我可以修正路线，干净利落地走完全程。

我不需要从波士顿或芝加哥开始。我得从一条边界开始。从一个只在纸面上属于美国的地方开始。

我选了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。与世隔绝。只能坐船或坐飞机到达。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。出发的完美地点。

优化资源

出发之前，我做了一件美国人首先会尊重的事：我像一个专业人士那样安排自己，而不是像一个游客。

我打电话给三家最热门的航空公司，就是国内航线网络最大的那几家。不到一个小时，我就以六折买下了一本五十张的国内航班票册。

没有时间限制。没有天数限制。没有任何约束。只有一个条件：一年之内用完。

我对连锁酒店、Uber出租车和租车公司也如法炮制，然后认真做了一份行程表：各个站点、方式，但不写时间。

我准备好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。第一个信号是，我知道怎么移动。美国奖励行动的人，而不是等待的人。

公司看到这笔交易时，做了美国文化一贯会做的事：他们核查了可靠性。

我能不能应付一整年不停的移动？我能不能处理意外、距离和紧急情况？我是不是独立的？

正因为如此，出发之前，我又落实了一个关键细节：

我确保我的信用卡每月至少有100,000美元的额度。

这笔钱不是用来花的。它是用来证明我们管得住它。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：如果你没有自主，你就没有自由。如果你没有自由，你就无法被评估。

从那一刻起，这个项目不再是一项任务。它是一项使命。

现在，真正的旅程开始了

阿拉斯加属于美国，只是在地理上。它是另一个世界。

那是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。是报案永远到不了目的地的地方。是城市不过是野蛮大陆中央几座文明孤岛的地方。

朱诺是我的第一场考验：一座没有任何公路与国家其他地方相连的首府。一块感觉不像美国的美国。

在这里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：这趟旅程不会是地理上的。它会是人的旅程。

第一组 (第一卷)

亚拉巴马、阿拉斯加、亚利桑那、阿肯色、加利福尼亚、科罗拉多、康涅狄格、特拉华、佛罗里达、佐治亚

第二组 (第二卷)

夏威夷、爱达荷、伊利诺伊、印第安纳、艾奥瓦、堪萨斯、肯塔基、路易斯安那、缅因、马里兰

第三组 (第三卷)

马萨诸塞、密歇根、明尼苏达、密西西比、密苏里、蒙大拿、内布拉斯加、内华达、新罕布什尔、新泽西、新墨西哥

第四组 (第四卷)

纽约、华盛顿

第五组 (第五卷)

北卡罗来纳、北达科他、俄亥俄、俄克拉何马、俄勒冈、宾夕法尼亚、罗得岛、南卡罗来纳

第六组 (第六卷)

南达科他州——田纳西州——得克萨斯州——犹他州——佛蒙特州——弗吉尼亚州——西弗吉尼亚州——威斯康星州——怀俄明州

肯塔基州

肯塔基州是一个存在于两个维度的州：表面是煤矿、威士忌、马匹和绿色的丘陵；深处却是古老的贫穷、与世隔绝的群落、僵硬的宗教和稀少的机会。

这是一片不再是乡村、却还没有变得现代的土地。悬着。缓慢。疲惫。而当一片土地悬着的时候，是女人把它撑起来。

在肯塔基州，一个女人不是因为某个事件而消失。她消失，是因为一份世代相传的社会遗产，一代又一代地要求她牺牲自己。家庭、孩子、不稳定的工作、教会、邻居、别人的问题：全都压在她们的身上。她的缺席不是噪音。它是重量。

来自前矿区的女人——41

岁

煤炭建起了肯塔基州，也毁了它。矿井关闭，男人失业，对化学品的依赖增加，贫穷蔓延。

这里的女人撑着这一切的余波：——没有工作的丈夫——在挫败中长大的孩子——极低的工资——夺走朋友和亲人的药物过量——被逼到极限的群落。

她们在商店、学校、服务机构工作，做支持性的工作。她们做着那些破碎的经济体系已经不再做的一切。

她的缺席是社会性的：如果不是有她这个女人，这个州就会崩塌。但没有人承认她。

赛马会与养马场的女人——36岁

肯塔基州以它的马和肯塔基赛马会闻名。在那幅优雅的画面背后，是一支女人的大军：她们打扫马厩，照料牲口，上清早的班，拿可笑的工资。

光鲜在前台。汗水在后台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性的：没有她，这个行业就运转不了，但她始终是一颗被公众和政客忽视的齿轮。

困在宗教里的女人——48岁。

在肯塔基州的许多县，教会比州政府更有权力。

一个女人必须是：一个母亲、一个妻子、一个道德人物、一个体面的存在、服从群落的人。

她不能走出她的角色。她不能重塑自己。她不能表达怀疑或脆弱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性的：她不属于她自己。她属于这个地方的宗教叙事。

做最低工资工作的女人——29岁

肯塔基州靠低薪工作过活。而这些工作全都是女人的。

收银员、女服务员、擦地的清洁工、养老院的护工、学校的助理。生命被消耗在不稳定的班次、昂贵的汽油、要养大的孩子和零前景之中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性的，也是精神上的：她看不到出路，也没有人给她出路。

尾声——肯塔基州

肯塔基州是一幅由传统、贫穷、宗教和艰辛拼成的马赛克。女人是它的脊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们变得看不见了。

在这里，缺席是一种集体习惯。一种生活方式。一种从未被质疑的错误常态。

反思——肯塔基州

每个州都展示缺席的一张不同的面孔。肯塔基州展示的，是从经济崩溃和死抱过去的传统中生出的那一张。

在这里，女人撑着男人失去的一切，宗教强加的一切，贫穷固化的一切。

她是最强的一环，却被当作最弱的一环。

而这恰恰是这本书需要这个州的原因：为了展示，当一个社会把一切都压在女人肩上、然后表现得仿佛这很正常时，会发生什么。

路易斯安那州

路易斯安那州是一个反差剧烈的州。它是文化、音乐、历史、美食、灵性和身份。但它也是贫穷、动荡、成瘾、种族不平等、毁灭性的飓风、混乱的政治和脆弱的社会体系。

这是一个美与丑共存、失去平衡的地方。这里的一切都有两面：新奥尔良是庆典也是创伤，巴吞鲁日是政治也是衰落，乡村的堂区是群落也是孤立。

路易斯安那州的女人不是偶然消失的。她消失，是因为她是一片不稳定的土地上唯一稳定的人。而这份稳定在消耗她。

她的缺席是三个沉重因素的结果：——根深蒂固的贫穷

——周期性的环境灾难

——严酷的文化父权。

在这里，女人管着家庭、街区、整个群落。当其他所有人都出现在台前时，她却渐渐淡去。

新奥尔良的女人——35岁

新奥尔良是音乐、庆典、混乱和历史。但它也是这个国家最复杂、最艰难的城市之一。

在这里工作的女人同时生活在三条战线上：掠夺性的旅游业、城市暴力、不稳定的经济

她工作的地方：酒吧、酒店、餐馆、旅游团、公共服务、现场音乐、夜生活

强制的微笑。低工资。高房租。难缠的顾客。累垮人的工时。

她的缺席是道德性的：这座城市用尽她的能量，再把筋疲力尽的她还回来。

每个人都想要新奥尔良的“魔力”。没有人付钱给创造它的人。

贫困堂区的非裔美国女人——

42岁。新奥尔良之外，是乡村的、贫困的路易斯安那州。小房子，薄弱的学校，极少的服务，可笑的工资。这里的非裔美国女人同时扮演三个角色：劳动者、母亲、群落的社会支柱。

她在一切能工作的地方工作：养老院、便利店、快餐店后厨、清洁、非正式的照护。

没有她，群落就运转不了。可她过着低工资、长期压力、缺医少药的生活，家庭暴力始终如影随形。

她的缺席是历史性的：它源自同一个结构，那个结构世世代代总是把她放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。

在飓风中幸存的女人——39

岁

在路易斯安那州，没有所谓“稳定”的生活。飓风改变一切：房子被毁，工作丢掉，家人离散，记忆丢失。

女人是那个：疏散孩子的人；保护证件的人；清理被水淹没的房子的人；从零开始的人；应付那些赔付得很晚或者根本不赔的保单的人；在家里让全家保持镇定、自己内心却在崩塌的人。

对男人来说，重建是身体上的。对女人来说，是心理上的。年复一年。

她的缺席是环境性的：每一场风暴都带走她的一块能量，直到几乎什么都不剩。没有人为此赔偿她。

背负沉重传统的女人——51岁

路易斯安那州靠强大的、根深蒂固的、几近神圣的传统过活。

一个女人必须是：完美的母亲、家里的人物、大家族的基石、教堂里的身影、照料老人的人、小孩子的引路人、一切的承重结构。

这是一个古老的角色，从未更新。

她不能拒绝家人的要求。她不能顶嘴。她不能说“不”。她不能想着自己而不感到内疚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，也是情感上的：她忙着支撑每一个人，以至于从自己身上消失了。

尾声——路易斯安那州

路易斯安那州是美与未愈合伤口的混合。在这片日常的混乱之中，是女人把一切维系在一起：家庭、工作、群落、传统、情感上的生存。

她们的缺席是一个悖论：她们做得越多，就越不被看见。

路易斯安那州不是用一股力量抹去女人。它用一千股细小的、日常的力量抹去她们：贫穷、飓风、旅游业、种族历史、家庭角色、缺乏支持。

这是一种缓慢的、深刻的、无声的抹除。

反思——路易斯安那州

每个州都呈现一种不同形式的缺席。路易斯安那州呈现的这一下由以下原因造成：自然灾害、社会灾难、家庭灾难。

这是一个女人为所有人而活下去、却没有人为她而活下去的州。

这是一个创伤变成日常、日常变成身份的州。

路易斯安那州表明，女人的缺席不仅仅是贫穷或权利的缺乏。它也是一种深到再也没有人注意到的疲惫。

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至关重要：为了记住，在每一张新奥尔良的明信片背后，都有一个女人撑着世界看不见的东西。

缅因州

缅因州是美国最美、也最粗犷的州之一。无尽的森林，寒冷的海岸，灯塔，渔村，还有巨大的寂静。只有对来访的人来说，它才是一片浪漫的土地。对住在那里的人来说，它是纯粹的孤立。

人口稀少，距离遥远，冬天持续数月，机会很少。缅因州不攻击你：它消耗你。

这里的女人消失有三个原因：地理上的孤独；不稳定的季节性工作；扼杀改变的小型群落。这是一个由大自然主宰、人去适应的州。永远如此。适应得太多了。

缅因州的女人不是因为一次冲击而倒下。她是因为重复而倒下。

渔村的女人——39岁

缅因州的海岸靠捕鱼过活：龙虾，鳕鱼，短暂的渔季，繁重的劳动。

这里的女人管着渔船不管的一切：协调、要补的渔网、销售、家里的账、家庭、家务、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。

海远看很美。近看，它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主人。

她的缺席既是经济性的，也是身体上的：她生活在一个收入取决于天气、季节和运气的行业里。渔季一结束，安全感也随之结束。

生活在漫长冬季里的女人——52

岁

冬天的缅因州是一堵墙：雪，霜冻，黑暗，无尽的沉默。

在内陆——米利诺基特、格林维尔、湖区——女人面对的是：几个月没有真正的社交接触；危险的道路；孤立的房屋；缺医少药；普遍的季节性抑郁；远离基本服务

如果她病了，她就等。如果她需要医生，她要开几个小时的车。如果她在情感上崩溃了，没有人看见她。她的缺席是地理性的：她消失，因为她离一切都太远。

做季节性工作的女人——28岁

到了夏天，缅因州就炸开了：旅游业，民宿，餐馆，游轮。

这里的女人不知疲倦地工作：端盘子、打扫、做饭、接待、管理、收拾。

这是艰苦的、报酬很低的、不稳定的工作。它持续三个月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

从高强度的工时到空荡荡的几个星期。从钱哗哗地进来，到几个月勉强维生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性的：她永远生活在两个季节之间，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。

小型群落的女人——46岁

缅甸州的小镇是封闭的群落：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一切，而没有人真正改变过。

这里的女人必须规规矩矩：母亲；稳定的劳动者；可靠的存在；按当地规矩算是“好人”。

她不能重塑自己。她不能轻易换工作。她不能离开群落而不被评判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性的：她属于这片土地，多过属于她自己。她不是恶意的囚徒，而是习惯的囚徒。

尾声——缅甸州

缅甸州是一个在沉默中注视你的州。而沉默，当它太多的时候，就变成了负担。

这里的女人消失在距离里，消失在季节里，消失在重复的角色、不稳定的工作、封闭的村庄和漫长的冬天里。

这种缺席并不显眼。它在皮肤之下。它每天都在发生。

缅甸州不打你。它放你走。

反思——缅因州

每个州都揭示一种形式的缺席。缅因州揭示的，是从地理中生出的那一种：

土地越美，住在那里的人就越艰难。

在这里，女人不是被冲突抹去的，而是被安静抹去的。被重复。被距离。被永不过去的寒冷。被不断缩小的生活。

缅因州教给人一件事：女性的缺席也可以是一片风景。一张地图。一个永不结束的季节。

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是必要的：因为美国不只是暴力或混乱。它也是一种消耗人的沉默。

马里兰州

马里兰州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州。小，面朝大西洋，靠近华盛顿。表面优雅，内里复杂。

这是一片一分为二的土地：富裕、受过教育、受保护、井然有序的郊区；艰难、贫穷、被犯罪和遗弃打上烙印的城市。

它是美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州之一，同时也是不平等最明显的州之一。

这里的女人不是因为单一的原因消失。她们消失，是因为她们必须适应的世界太多了：大都市、郊区、政治、医疗、城市贫困、种族身份。

马里兰州女人的缺席是多重的。

它随邮政编码而变。

巴尔的摩的女人——34岁

巴尔的摩是美国最复杂的城市之一：根深蒂固的贫穷，高犯罪率，社会孤立，不堪重负的服务，岌岌可危的学校。

在这里，女人把一切维系在一起：孩子；不稳定的工作；危险的街区；高得令人却步的生活成本；缓慢的交通；缺乏真正的保护。

她在一切能工作的地方工作：超市、诊所、救助中心、快餐店、养老院、清洁。她的缺席是城市性的：这座城市谈论“改造更新”，却从不从她的生活开始。

只有当她作为劳动力有用时，体系才看得见她。一旦要承认她的权利，她就消失了。

富裕郊区的女人——42岁

马里兰州富裕的那一部分是完美的：电影里才有的房子，高收入，精英学校，雄心勃勃的事业，结构完好的家庭。

这里的女人消失，是因为另一个原因：完美的压力。

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，女性的角色必须无可挑剔：全面管理家庭；高调的社会形象；完美的孩子；义务性的志愿服务；一份平行的工作或事业，而且永远不能“盖过”伴侣。

她生活在一个要求她永远在场、永远不放弃、永远不显露疲惫的环境里。

她的缺席关乎身份：群落把她看作一个角色，而不是一个人。

中部走廊的非裔美国女人

——45岁。马里兰州拥有美国规模最大、影响力最强的非裔美国人群落之一。

这里的女人是社会的驱动力：她们在医疗领域工作；她们在学校工作；她们管理办公室和公共行政；她们把大家庭维系在一起；她们

支撑着整个群落。但她背负着双重的重担：种族的和性别的。

她做一切。她撑着一切。她出现在每个地方。但很少有人倾听她。

她的缺席是政治性的：她支撑着这个州，却坐不到做决定的桌子旁。

在医疗领域工作的女人——37岁

马里兰州是女性医护人员最多的州之一，这得益于它靠近华盛顿，也得益于它那些大型地区医院。

这里的女人生活在一个从不停止索取的体系里：没完没了的班次；超负荷的科室；接连不断的急诊；极其重大的责任；几乎没有心理保护；补偿不了情感冲击的薪水。

她是那个治疗所有人的人：老人、孩子、慢性病人、城市急诊、环境灾难。

她的缺席是操作层面的：她是根本，但她的声音在医疗决策中的分量少得出奇。

尾声——马里兰州

马里兰州是一个建立在鲜明反差之上的州：极端的富有与极端的贫穷，高层政治与被遗弃的街区，辉煌的事业与最低等的工作。这里的女人同时经历着所有这些矛盾。马里兰州的每个区域都有一种不同形式的抹除：城市的、社会的、身份的、种族的、医疗的。

她们的缺席是一种集体的结果：这个州能运转，是因为她们撑住了。

也恰恰因为如此，她们不被看见。

反思——马里兰州

每个州都揭示女人缺席的一种细腻的面貌。马里兰州揭示的是最复杂的一种：女人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层级，却恰恰在体系成形的地

方被忽视。

在这里，女人是：富裕郊区的脊梁、黑人群落的引擎、医疗的提供者、贫困街区的生存。

然而，她没有被认为一股政治力量，没有被放在战略的中心，没有受到保护。

在马里兰州，缺席不是贫穷，也不是孤独。它是失衡：女人给出的，比这个州还给她们的更多。

这就是为什么它在这本书里有它的位置。

马萨诸塞州

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最聪明的州之一。精英大学，世界一流的医院，研究中心，科技与创新。从外面看，它像是这个国家最先进、最“正确”的地方之一：高学历，高收入，现代的政策，全面的服务。

但真相更复杂。

马萨诸塞州是一片双速的土地：属于知识圈子的人、被挡在那些门外的人。

这是一个谈论进步的州，但它生活在巨大的文化压力之下。而这种压力，慢慢地压垮了女人的存在。

这里的女人消失，不是因为缺少什么。她们消失，是因为期望过多：事业、家庭、高标准、持续的表现、完美的社会模板。

马萨诸塞州女人的缺席是现代的、有教养的、精致的——也是毁灭性的。

精英大学的女人——33岁

马萨诸塞州是这个星球的学术心脏。知识的未来在那些校园里被决定。

女研究员带着极高的能力走进来，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这样要求的体系：

不停地发表；和受保护的同事竞争；主持会议、研讨会、大型活动；始终保持光彩夺目的形象；多年放弃私人生活

环境看起来很进步，但权力的位置依然属于男性。做研究的人呼吸着卓越的空气……也呼吸着损耗。

她的缺席是制度性的：她生产知识，却很少发号施令。

做清洁和餐饮的移民女人——29岁

在那些如画的校园之外，马萨诸塞州靠移民劳动过活：拉丁裔女人、海地人、巴西人、佛得角人、非洲人。

她们是那些：打扫精英们的办公室的人；在大学餐厅做饭的人；在酒店轮班的人；掌管波士顿餐馆后厨的人；照料老人的人；照看别人孩子的人。

艰苦的生活，微薄的收入，高得离谱的房租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性的，也是政治性的：她让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浮在水面上，却不被任何人承认。

诊所与医院的女人——41岁

马萨诸塞州是先进医疗的中心。在那些大名鼎鼎的机构背后，是成千上万的女人：护士、技师、病房人员、助理和后勤人员。

不可能的班次。持续的压力。巨大的责任。难缠的病人。极高的生活成本。几乎没有休息。

她的缺席是操作层面的：她是美国最好的医疗的引擎，但体系不把她看作一个人：只看作一个功能。

艰难街区的女人——35岁

在富裕的校园和郊区之外，马萨诸塞州有着真实的、严酷的、媒体看不见的贫穷。

住在这里的女人面对的是：付不起的房租、薄弱的学校、普遍的暴力、不足的服务、不稳定的交通、低薪的工作、结构性的种族歧视。

她是一个日常的幸存者。

她的缺席是城市性的：她不符合马萨诸塞州“完美”的叙事，所以体系忽视她。

尾声——马萨诸塞州

这个州是一个明显的悖论：它越有文化，就越指望女人管理一切。

这里的缺席不是无知。它是过度的卓越。它是一种信念，认为在一片进化了的土地上，“一切都会好的”。

并不是一切都好。

女人背负着巨大而看不见的重担：学术的、医疗的、家庭的、经济的。

马萨诸塞州能运转，是因为她们在工作。也恰恰因为如此，她们消失了。

反思——马萨诸塞州

每个州都显露一道不同的伤口。马萨诸塞州显露的，是藏在它的文化之下的那一道。

在这里，女人被抹去，不是因为她们缺少机会。她们被抹去，是因为她们拥有的机会太多，而在她们面对这些机会时，没有人保护她们。

这是一种现代的抹除：不暴力，不喧闹，不显眼。但彻底。

这就是为什么马萨诸塞州是必要的一章：为了记住，如果进步不能真正解放那些支撑它的人，进步就不够。

密歇根州

密歇根州是工业美国的骨架。这个州创造了汽车，建立起美国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本身——又眼看着这一切分崩离析。关闭的工厂，被掏空的城市，被遗弃的街区，被污染的水，成瘾，老化的基础设施，缩水的工资。

这是一个经历过崛起、衰落和坚韧的州。而在这一切之中，女人承受了男人再也撑不住的东西。

密歇根州不是一下子把女人抹掉。它通过三股力量，日复一日地消耗她们：崩溃的工业；人去楼空的城市；毒化一切的环境问题。这里女人的缺席，是一个破碎的经济的结果，它继续索取，却几乎什么也不给。

底特律的女人——38岁

底特律是工业崩溃的全球象征。空荡荡的街区，被遗弃的房屋，脆弱的服务，资金不足的学校，历史性的贫穷。

这里的女人的生活：不稳定的工作、不可靠的交通、普遍的暴力、高得令人却步的成本、缺乏牢固的社会网络、全部的家庭责任之中。

她在一切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工作：超市、诊所、呼叫中心、餐馆、当地的合作社。

她的缺席是城市性的：一座闻名世界的城市，却不看一眼那些让它屹立不倒的人。

底特律颂扬它的工业历史。它不颂扬那些在它的失败中活下来的女人。

弗林特的女人——34岁

弗林特是一道全国性的伤口。水被毒化了好几年，孩子们中了毒，家庭被州政府背叛。

这里的女人亲身经历了这桩丑闻：她用有毒的水做饭；她用危险的水给孩子洗澡；她和否认证据的机构抗争；她在卫生问题巨大的家里操持一切；她不得不在付账单和买瓶装水之间做选择。她的缺席是环境性的：州政府失败了，而付出代价的是她。

弗林特不只是一场悲剧。它是一个例证，说明在美国，一个穷女人的生命有多么无足轻重。

前工厂的女人——46岁

从前，密歇根州的工厂提供稳定：公平的工资，一个家，一个家庭，一个未来。

然后一切都崩塌了：外迁，机器人化，关厂，大规模裁员。

这里的女人不得不迅速重塑自己：超市、护理、清洁、小型服务、兼职工作、分段的班次。

从重工业，到日常的朝不保夕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性的：她失去了安全感，失去了前景，失去了汽车主宰世界时她所拥有的保护。

乡村女人——50岁

密歇根州的乡村广阔无边：湖区，森林，孤立的群落，缓慢的小镇。

这里的女人面对的是：严酷的冬天、缠上丈夫和孩子的成瘾、遥远的医疗、季节性的工作、孤独、几乎不存在的交通。

这是一种不断调整的生活。没有支持，没有成长，没有牢固的网络。她的缺席是地理性的：她消失在一公里又一公里里，消失在沉

默里，消失在为生存而重复的日常里。

尾声——密歇根州

密歇根州是一个背负着过去的伤疤和现在的后果的州。

女人们撑住了：底特律、弗林特、乡村地区、前工厂、艰难的街区、坚韧的家庭。

但就在她们撑住的同时，她们消失了：在崩塌的基础设施之中、在被污染的水之中、在不稳定的工作之中、在半空的城市之中、在失败的经济之中。

密歇根州颂扬它光荣的过去。为现在买单的是女人。

反思——密歇根州

每个州都呈现一种不同形式的缺席。密歇根州展示的，是由结构的脆弱造成的那一种：工厂倒下，群落就倒下。而当群落倒下时，仍然站着的是女人——独自一人。

这里女人的缺席，是一辈子埋头苦撑的结果：工作、孩子、住房、经济危机、环境灾难、服务削减、城市暴力。

这是一个不再运转的美国，却依然指望女人照常运转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至关重要。

明尼苏达州

明尼苏达州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州：湖泊，自然，秩序，教育，文明，漫长的冬天，还有“安静”的生活。这是人们从外面看到的。

从里面看，就不一样了。这是一个一年有一半时间生活在冰冻气温中的州，群落看似开放、实则非常封闭，城市自我标榜进步、却掩藏着根深蒂固的种族紧张，社会体系只在你能运转的时候才运转——而女人永远在运转。

在这里，女人不是消失在混乱里。她消失在表面的得体里。消失在沉默里。消失在冷淡里。消失在那些“温和”的期望里，它们比明目张胆的暴力更能压垮她。

明尼苏达州不攻击。它消耗。

移民街区的女人——32岁

明尼苏达州拥有美国规模最大、最显眼的移民群落之一：索马里人、苗族人、埃塞俄比亚人和拉丁裔。而女人是这些群落的心脏。

她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：她们的原生文化；僵硬而昂贵的美国体系。她们的工作是：；医疗助理；清洁工；餐饮工；保姆；司机；文化中介。

她们说两种语言，养育孩子，支撑大家庭。从不停歇。

她们的缺席是文化性的，也是经济性的：她们是群落的驱动力，但社会把她们当作一种服务性的存在。

作为数字，她们看得见；作为人，她们看不见。

做社会工作的女人——38岁

明尼苏达州在社会服务上投入很大。但真正干活的永远是女人：在家庭中心、教育项目、庇护所和公共机构里。

人们叫她们“社会天使”。她们是工资过低、工作过度的劳动者。

难以承受的故事，接连不断的紧急情况，没有足够的工具却要帮助的人，持续不断的情绪管理。

她们的缺席是职业性的：她们支撑着社会最脆弱的那一部分，但体系撑不住她们。

漫长冬季的女人——50岁

冬天的明尼苏达州像另一颗星球：几个月的雪，结冰的道路，被迫的孤立。在内陆地区和小镇，女人生活在：离一切都几公里远的地方；缺医少药；单调的日常；没有支持网络的家庭问题；连脑子里都钻进去的冬天。

当你离得远，你就是一个一个人。而当你在明尼苏达州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没有人看见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性的：她消失在雪里，消失在距离里，消失在沉默里。

关键行业——40岁

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的州：医疗、教育、食品分销。

三个由女人主导的行业。漫长的班次，高度的责任，人手短缺，持续的压力。

气温降到零下25度时，是她们让这个州继续运转。是她们，即使生病了，也不能缺席。

她们的缺席是操作层面的：她们不能停下，但没有人建立一个体系来保护她们。

尾声——明尼苏达州

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外面冷、里面暖的州。女人让一切保持平衡：移民群落、社会服务、医疗、学校，还有孤立的家庭。

她们的缺席由三个元素构成：严寒；沉默；得不到承认的责任。没有混乱，没有噪音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暴力。只有一种消耗人的平静。

反思——明尼苏达州

每个州都呈现它自己形式的缺席。明尼苏达州呈现的是“最有礼貌”的一种：通过表面的善意来抹除。

在这里，他们不对你吼叫。他们不公开阻挠你。他们不攻击你。

他们只是让你独自运转。而你必须永远运转。

明尼苏达州是这样——一个州：女人变得看不见，不是因为她们软弱，而是因为她们强大到没人想去帮她们。

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至关重要：为了表明，即使是“好”的州，也有重大的缺席。

密西西比州

密西西比州是最深的南方的心脏。这是一个至今仍背负着历史重量的州：奴隶制，根深蒂固的贫穷，种族隔离，服务的匮乏，最起码的基础设施，资金不足的教育。

这是一个生为女人就意味着带着三重障碍起步的地方：继承来的贫穷；僵硬的家庭角色；一个什么都不提供的州。在这里，女人不是因为某个事件而消失。她们消失，是因为她们生活在一个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护她们而设计的社会里。

密西西比州女人的缺席是彻底的：经济的、文化的、医疗的、政治的、种族的。

这是一个女人撑着一切、却什么也得不到的州。

三角洲的非裔美国女人——40岁

密西西比三角洲是美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。文化、音乐和历史极其丰富，却被政治上的漠视、服务的匮乏和巨大的不平等摧残。

这里的非裔美国女人是群落的关键：她抚养孩子和孙辈、她在薄弱的学校里工作、她提供家庭照护、她在养老院轮班、她打扫住宅和

设施、她支撑着整个街区。

没有她，三角洲一天之内就会崩塌。

她的缺席是历史性的，也是种族性的：这个州从来没有把她放在任何事情的中心。她付出一切，什么也得不到。

乡村地区、更加贫穷的女人——48岁

密西西比州的乡村广阔无边。小得不能再小的镇子，偏远的房屋，到处是教堂，医院几乎不存在。

这个女人生活在：离一切都几英里远的地方；没有得到治疗的慢性病；最起码的交通；季节性或不稳定的工作；老旧、难以维护的房子；一种变成了生活方式的孤立感之中。

如果发生紧急情况，没有人能及时赶到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性的：她住得太远，够不着；她太穷，没人听。

做最底层服务工作的女人——33岁

密西西比州是全国工资最低的州之一。而这些工作，无一例外，都是女人的。

这里的女人工作的地方是：廉价连锁店；廉价超市；快餐店；清洁；对病人和老人的非正式照护；不登记的保姆工作。

艰苦的班次，没有权利，没有固定的工时。她拼命工作，挣得很少，勉强活着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性的：没有她的劳动，密西西比州会慢慢停下来，但这个州对待她，仿佛任何人都能取代她。

困在宗教传统里的女人——55岁

在密西西比州，宗教不是一个因素。它是一个体系。

这里的女人必须：是一个母亲；虔诚；是家庭的支柱；是一个道德人物；“坚强”，即使她并不坚强。

她不能离婚而不背上污名。她不能改变生活而不招来评判。她不能把自己放在家庭之前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，也是情感上的：她被养大来支撑每一个人，却没有人支撑她。

尾声——密西西比州

密西西比州是改变最慢的州。而在这种缓慢之中，女人迷失了。

是她们让学校、商店、教堂、家庭和群落继续运转。是她们把政府维系不住的东西维系在一起。

然而，她们消失在一个从不把她们视为中心的结构里。

这里的缺席不是意外。它是一种传统。

反思——密西西比州

每个州都呈现一种形式的缺席。密西西比州呈现的是最古老、最残酷的一种。

在这里，女人不仅仅是看不见的。她们被视为理所当然。她们被看作一种自然资源：永远可用，从不受保护。

密西西比州证明了一个严酷的真相：当历史不改变时，付出最高代价的是女人。

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章节之一：因为它展示了，当一个州抛弃了整整几代人、却指望女人去拯救他们时，剩下的是什么。

Ferdinando Frega